

劉瞎子開眼

老舍著



劉瞎子開眼

——次目——

○ 把愛情獻給祖國·····	一
一 「治病沒有錢是不成的！」·····	二〇
二 「你別再提算命好不好？」·····	六
三 忽略了自己周圍的環境·····	三
四 「小鳳，不用多操心，好日子快來啦！」·····	四
五 這是不是一個可笑的矛盾·····	五
六 「遲早你們也會有出路的！」·····	六
七 他們正朝着一個方向前進·····	六
八 當選勞模·····	一〇
九 「想不到我還會有發亮眼的一天！」·····	二三
尾聲·····	三五

○ 把愛情獻給祖國

一九五〇年除夕，將近午夜。

院子外西北風呼呼地吹着，幾盞用鉛絲吊在半空裏的路燈時時被風吹得直晃，像歡悅的孩子們在開始學扭秧歌；它們的觀眾就在左邊，那是被綴在一方紙匾周圍的四五十個小電燈泡，它們的態度都很嚴肅，端端正正的列坐在那裏，睜大着白裏透黃的眼睛，一閃也不閃的在欣賞着路燈的表演。但它們自己也有任務，它們要照亮那紙匾上的六個大字：「除夕聯歡大會」。這個匾的本身是懸掛在兩扇很大的玻璃門的上面，而這兩扇玻璃門則是一座長方形的大平房的入口。如果你再要問這座大平房又是什麼所在呢？那我也可以告訴你：這兒是上海市立第×醫院的飯廳，也作為大禮堂，位置偏於大草坪的東南角，距離門診部、病房、和辦公室都相當遠。

這時候，飯廳裏正圍聚着全院的職工——不在班上的都來了，還有百十來個外客，那也無非是職工的家屬或親友。由於屋子寬大，容納了這麼多的人還不顯得太擠；人們那股興奮熾烈的熱情，在沒有暖氣設備的寒冬的深夜，一般也把這座大廳四周六十多扇玻璃窗上的玻璃全抹上了一層水蒸氣，顯得暖烘烘的倒像正有上百噸的煤炭在燃燒。

廳的東盡頭搭着臨時擴大的戲台，台上的節目，打九點鐘起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報

告、歌唱、相聲、朗誦、腰鼓……一項接一項的在表演出來；台底下可也不比台上平靜，孩子們在笑，工友們在歡呼，身披白色制服的醫師護士們在斯斯文文地拍手，女太太們在彼此投贈食物：橘子、花生、咖啡糖……全拿出來了。也因為這是個聯歡晚會，人們並不太注重秩序，一小堆一小堆聚着在說話的很多，可也並不妨礙他們欣賞台上的表演，旁邊的人也從沒有想到要干涉的，大家都是非常的真誠、愉快、坦白、熱烈。

這中間比較上最忙碌的是二三十個才被派到醫院裏來實習的護士學校的學生，她們各人都準備了一本相當精緻的紀念冊，抽空就找熟人簽字，作為歡度這個除夕的紀念，但她們的目標差不多一致的集中在已經報名參加「赴朝醫療隊」的三位醫師和四位護士的身上，特別是那個坐在第二排上的林小鳳更沒有人肯放過她。這裏面當然是有原因的：誰不知道林小鳳是第×醫院的勞模，而在這一次報名去朝鮮的屬於第×醫院的七位醫務工作人員中，她不但年齡最小，又是首先響應祖國召喚的第一人；況且……，況且就在兩三個星期以前，醫院裏每個認識她的人，都極有把握地相信林小鳳快要結婚了——跟一個做了好幾年瞎子，最近才重見光明的愛人。你瞧！今兒不是也來了嗎？緊靠着林小鳳坐在第二排上的那個青年工人就是他啊！

他們一直還是有說有笑非常親熱的全不像鬧什麼整扭的樣子，那林小鳳為什麼又不打算結婚了？反興高采烈的要跟大夥兒上朝鮮去？

這個問題倒有大多數人解答不出來，祇產生了一種猜測，以為林小鳳是個共產黨，

想帶頭發動大家；可是仔細一瞭解，黨支部開會的時候並沒有她，連個青年團員也還是十月裏她當選勞模以後才被批准的。那就去問問她自己吧！好幾個跟她常在一起的護士曾經真的這樣問過她幾次，小鳳每次都答覆得非常乾脆，她從不吞吞吐吐，總是很堅定地說：

「這很簡單，就是時事學習教育了我，使我覺得光聽報告，光看文章，實在還不夠；不用行動表現，我的心就安定不下去。我相信再過一些時候，你們一定也會這樣做的！」

當然，還是有人不了解她，至今把她當做一件希罕的東西看的，對於這，小鳳倒並不介意，她只在今晚那些找她來簽名的實習護生的紀念冊上，盡量傾吐自己心裏想告訴大家的話語：「今天我們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屠亡赫寒中朝一家！」「向殘餘的帝國主義鬥爭！」「打倒美帝保衛革命的勝利成果！」「發揚新愛國主義精神」……

……
她從小的伴侶，就是醫院裏的同事都知道是她的愛人的劉長興，也在旁邊幫她想過一句句子。他又興奮又胆怯地湊有一次小鳳在執筆構思的時候，輕輕的湊在她耳朵邊說：

「小鳳，你寫……你寫我們工人有力量好不好？」

話沒有說完，他自己的臉已經漲得通紅了。

小鳳笑着點點頭，真依他寫了。

那個實習護生興沖沖的捧着紀念冊走了，長興反而覺得不安起來，他囁囁着向小鳳問：

「到底通不通？你怎麼真給人家寫上去啦！」

「我們工人有力量還不通嗎？」小鳳簡直哈哈大笑起來，笑得長興低下了頭，半晌不敢望台上看。

台上的播音器裏，這時正報告着又一個新節目。

「向參加赴朝醫療隊的同志獻花！……張醫生，黃醫生，耿醫生，林小姐，朱小姐，趙小姐，王小姐……快請到台上来！」

這次台下的騷動可就大啦，同事們紛紛把這三位醫師四位護士簇擁到台上去，頭髮花白的耿醫生幾乎是由一羣工友抬在肩膀上，直送到台上去的。

掌聲歡呼聲像暴風雨似的響徹了全場。

劉長興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地在椅子上站起來的；他的一雙才在一個多月前恢復光明的眼睛，今天所帶給他的歡悅與興奮真使他沒法不讓熱淚淌出來；現在他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台上一字形的並立着七個人，個個都是精神抖擻，混身像有一種光彩在發射出來，而站在靠左邊第二個位置上的人所發的光似乎更特別強烈，照得場子裏所有的燈光全暗下去了，那就是小鳳啊！

在這一霎那間，他突然覺得今晚的小鳳好像已另換了一副面貌，比往日又是不同，看上去不僅更美麗，更可愛，而且還有一種他所說不出來的力量，使他足以覺得連他自己也是一個非常光榮的人。十多年來，他們雖然久已把一切的歡樂憂患結在一起了，但小鳳給他的安慰和影響變得如此之大，幾乎控制了他身體和靈魂的全部，却是最近一年來的事。他奇怪是什麼力量在推動着小鳳，培養着小鳳……

現在他可沒有工夫再思索了，他的嘴得跟着大家一起唱「你是燈塔」，他的眼睛還得繼續往台上瞧。

台上又有兩個人走上去了，前面一個是工會主席，在第×醫院配藥間裏服務了十八年的老工友，後面一個就是方院長；他們分別捧着許多美麗的紙花和鮮紅色的綢帶，依次走過去，給台口前站着的七位醫師護士插花掛紅，台下的人也用暴雷似的掌聲和歡呼聲來響應着，誰都覺得自己有生以來，從沒有參加過像這樣歡暢熱烈，而有意義的晚會。

當插花披紅的光榮人物在魚貫着走下台來的時候，一羣十幾個白衣護士，突然又擁上去把林小鳳包圍了，爲首的一位把一捲軟軟的五顏六色的東西直塞到她手掌裏，其餘的人搶着告訴她：

「我們再送你一件東西！」小鳳接過來，很快的打開了，原來是一幅錦旗，上面釘着幾行黑字，中間一行特別大，是七個字：「把愛情獻給祖國」。

獻旗的人先笑了，看的人也大笑大叫起來，小鳳有一些窘，想把旗退回去，却沒有人接，打算搶着把它捲起來，左右兩邊的人又把旗角拉住了，她只能紅着臉，很尷尬地站在人羣的中間。

劉長興也早瞧見小鳳被她的同事包圍着了，但他看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他從樣子上匆匆的跳下來，打算也擠過去，可是人太多，他又存着做客人的心理，不肯過分用力去擠，結果是推挨了好一會仍然沒有移動多少路。他開始有點焦急了。

「今兒你很高興吧，長興？」突然，一個熟人的聲音在他耳朵邊響着，同時一條肥胖的手已向他伸了過來。

這聲音，這胖手，已足夠告訴長興後面的是那一位了。

「邵醫生，邵醫生！」長興發出一聲歡呼，急急旋過臉去，看着身後那個又矮又胖的人，他用雙手捧住了那五條胖胖的手指連連的搖撼着，用以替代一般工人所沒有習慣的握手禮。

邵醫生一面笑，一面很注意的看了看他的眼睛。

「今天你看得很痛快吧？可是，你的眼睛還得留神哪！」他很關切地忠告着。

長興感激地向他點點頭，不知道說什麼才好，他也想早點回去歇息，却正沒有辦法擠進去找小鳳。

熱心的邵醫生彷彿已懂得了他的爲難，立刻就拉直嗓子，向人羣裏高喊起來：「大

家散散吧，再有三十分鐘就過新年啦！先讓林小姐走過來好不好？她有朋友等着哪！」經他這麼一嚷，小鳳總算是衝出重圍了。

邵醫生像老母雞翼護小雞似的張開了兩條手臂，分左右帶同了小鳳長興一起走出會場去。晚會也已結束了，每個人都懷藏着不盡的餘歡，大說大笑的在走出去，把西北風所發出的一陣陣的呼嘯聲都掩過了。

「謝謝你，邵醫生，明兒見！」走到了醫院大門口，小鳳很恭敬地向邵醫生道別。

「應該說明年見，林小姐。」胖子哈哈大笑的回答。

長興也想說幾句客氣話，還是說不出來，只能愣愣地向人家看着。

「再見吧！長興，好好當心你的眼睛！」邵醫生向他點點頭說。

他跟小鳳應該是往東走的，但他並不就轉身，直望到向西去的邵醫生的矮胖的身影消失在路燈的光圈以外，他才想到自己也得趕快回去。

「走吧，時間真不早了！」小鳳也在催促了。

參加晚會的人倒有一大半是原來住在醫院裏的，因此隊伍走出大門就顯得零落了；一出大門往西走的又比往東的多，小鳳跟長興一路走回去，漸漸地竟成了深宵踽踽街頭的僅有的夜行人。

小鳳覺得心裏有許多話要跟長興說，長興也一再的想把一些要說的話就在路上告訴她；但兩個人都太興奮了，反不容易把腦子裏想到的事形成言語。

他們默默地走完了一大半的路程，後來又走到襄陽南路了，那一帶伸展得長長的面向東的紅牆，對他們是這樣的熟悉，使他們不覺同時都開了口。

「我每次走過這兒，就禁不住要心跳，想想從前的日子，多麼可怕哪！」小鳳的話很有些感慨的成份。

「要沒有邵醫生，說不定我得在這兒坐一生一世呢！」劉長興的心裏是充滿着一種倖逃大難的喜悅，他把身子走得更靠近紅牆，一路仔細的打牆根上察看，還時時用手去摸索。

「瞧這兒，小鳳！」後來終於給他找到了，那是幾塊面上特別光滑的牆磚。「你瞧，這幾塊磚頭就是給我不斷的摸才摸光的。去年幾個月生意最清的時候，我一個人成天呆坐着，瞎了眼，什麼也瞧不見，什麼也不能做，我就把手伸到背後去，摸弄這幾塊磚頭。不信，小鳳你來試試看，說不定比你們醫院裏牆上砌的玻璃磚還光滑呢！」

小鳳真依了他，退回幾步去，蹲下身子，也湊近牆根去瞧了一瞧，她的視力當然要比瞎過眼睛又重新治愈的長興好得多，因此不但可以很清楚地看明白那三四塊牆磚確是異常的光滑，而且還看到上面有不少用什麼東西刻劃下的許多歪歪斜斜的字跡。

「這上面還有字哪！」她驚奇地喊。

「那是我用指甲逐漸刻下來的，你再仔細瞧瞧是什麼字！」長興很衝動地用手把小鳳推了一下。

但小鳳已經看出來了。

「真虧你，刻了那麼許多的鳳字，你的手指不痛嗎？」她回過頭來，又高興又惋惜地說。

長興不就回答，默然撫摩着自己的手指。過去四五年的經歷，這時候不覺一齊湧上了心頭……

一「治病沒有錢是不成的！」

十八歲以前，劉長興在一家熱水瓶廠裏當學徒，突然，就在那年的秋天，他的兩個眼睛同時害起病來，又紅，又腫，又痛，來勢非常的兇。偏是那個時候的工廠，對工人的福利問題根本沒有當一會事，那家熱水瓶廠雖也請着一位特約醫師，但人家很忙，每天祇規定兩個鐘點准許廠裏的職工上門去治病，時間既那麼匆促，離廠又遠；長興好容易在眼睛紅腫以後趕去看了一次，可是那位特約醫師原是只看普通內科的，對眼科並不專門，也只能給他開了一些普通的眼藥水教他自己洗，這自然並沒有什麼效果。他的叔父劉老二，——長興唯一的保護人——也不把他的病當一回事，只囑咐他暫時請幾天假，留在家裏歇息歇息。

到了第五天，長興的眼睛快要睜不開了，左邊屋子裏住着的林大媽跟她女兒小鳳也認為情形很嚴重了，她們——一個是沒有錢，不識字的中年寡婦，依靠自己的兩支手整天給錫箔莊裏摺冥銚過日子；一個是才十六歲，還在初中裏念書的女孩子。——雖然都沒有什麼辦法好直接幫助長興，但她們跟劉家畢竟是三代的鄰居了，林大媽感覺到自己有不能坐視的責任。當晚她就和小鳳一直留在長興的屋子裏照料着他，一面等待劉老二回來。

劉老二也是三十五六歲的人了，一直沒有娶過親。仗着他念過幾年夜校，會說百來句的英國話，打他二十四歲那年起，就給朋友薦到一個說是小兒科專家的美國醫生梅遜那裏去當侍者，上海人通稱所謂西崽。他在那兒幹了十年多工夫，倒也學會了不少特殊的本領。第一，每逢星期日的上午，他會裝得很嚴肅地走進禮拜堂去做禮拜，祈禱，唱讚美詩，聽牧師講道理，……一切他都可以做得像一個外國紳士一樣的莊重認真，回頭出去賭錢喝酒，那是另外一件事，反正他所見到的那些外國紳士本來也是這樣的。第二，他懂得怎樣注重自己的外表，譬如把頭髮梳得怎樣光啊，手一碰就洗啊，指甲不留長啊，衣服燙得怎樣平啊，皮鞋永遠擦得不留半點塵土啊，他都能常年維持不變，因為他知道在這方面稍微差一些飯碗是立刻要打碎的。第三，他能夠把一間屋子收拾到足以爲外國紳士們點頭許可的程度，他知道怎樣用擦銅油把門上牆上每一件銅製的東西擦得雪亮，怎樣用最好的蠟把一方地板揩得教人站不住腳，怎樣用外國新發明的吸塵器掃淨地毯，好讓洋孩子和洋狗隨時躺下去，這當然都不是毫無訓練的人所能勝任的。……此外，他還學會了怎樣看不起黃皮膚扁鼻子的中國人，學會了看見女人只要條件夠得上不管誰都可以調戲開玩笑的習慣，也學會了隨便把餅乾牛奶餵給貓狗吃，學會了碰到朋友應該先喝三杯，到了下午五點鐘，非萬不得已不能不喝下午茶的一種種西方的「優良高尚」的生活方式……。

而最使他得意的是在他自己以前，外國紳士們早在上海一模一樣地訓練就了上千近

萬的跟他相同的中國人，使他們可以自成一個階級，彼此親密地往來，用這家偷出來的半瓶白蘭地，那家揩油下來的一聽香腸或是乾脆向做他們外國東家生意的牛肉莊裏索取來的幾磅牛肉……大家也學了外國紳士的樣，夜夜開「派對」，繼之以撲克沙蟹，一陣狂賭；因此劉老二在名義上雖還保留着他兄嫂遺下來的那個家，實際上他簡直很少回到那間陋屋去。沒有暖氣，沒有風扇，沒有抽水馬桶，他想想真覺得委屈，也不知道自己從小是怎樣挨過來的。

長興害眼病，劉老二既沒有把它當一回事，因此那天晚上他依然照老規矩直到過了十二點鐘才回來，這時候小鳳已因得靠在牆上睡着了，林大媽還強打精神坐在房門口糊元寶，不住的唉聲嘆氣，跟長興從床上發出來的呻吟聲互相應和着。

「怎麼，大嫂子，有事找我嗎？」劉老二挾着一股濃烈的酒氣闖進來，還道是人家有什麼事要找他。

「哎呀，二叔，你怎麼到這時候才回來？」林大媽站起來，帶着埋怨的口氣說：「長興這孩子的眼睛痛了一天啦，眼皮越腫越大，下半天起，一直就睜不開。眼睛是要緊的，你得給他想想辦法，年紀輕輕的瞎了眼，那可怎麼辦？」

劉老二彷彿不耐煩聽林大媽的嘮叨，一聲不響的就走到長興床前去，用手隨便在他前額上摸了一下。

「不礙事，他沒有發燒！我聽我們外國人常說，孩子生病只要不發燒就容易治。」

他滿不在乎的回頭來向林大媽說。

「不，二叔，長興哥哥害的是紅眼睛，再厲害身上也不會發燒的！」小鳳已經醒過來了，她聽劉老二說得太輕鬆，就禁不住想跟他爭辯一下。

林大媽是知道劉老二的脾氣的，怕他不高興，忙用比較溫和的口氣接上來說：

「真的，二叔，長興這兩個眼睛倒得趕快給他治治，你們親叔姪，你還會不疼他嗎？」

劉老二已經十分不耐煩了，只勉強向她點了點頭。

「好吧，明天我跟我們外國人討一點藥，搽了一準就好。」說着，他又做了個逐客的手勢，自己先走到門邊去。「謝謝你，大嫂子，你們快去睡吧！長興我會當心他的。」小鳳聽着，怪不服氣的堵起了一張小嘴，蹬蹬蹬的先跑了出去；林大媽走在後面，心裏也很不高興，但她當然不願意跟劉老二吵嘴，只喃喃地像自語一樣的說：「明天我上三官廟去一趟，給他求點仙水吧！有毛病儘睡是睡不好的。」

劉老二只當沒有聽見一樣，砰的一聲立刻把房門推上了。

照例他先把自己的衣帽小心翼翼的摺疊好了藏進一頂舊木櫥內，然後打短衣口袋裏取出一只很精緻的烟盒來，檢一支三五牌香烟，悠然自得的抽着，那是他的外國東家擱在客廳裏待客的東西，每天他大約可以偷取一兩支，不致被發現，或者外國人早已發現了，但因所值無幾，沒有跟他認真，只留作他們背後議論中國人的資料。——劉老二却不

管怎樣，總覺得這又是伺候外國人的獨有的好處。

長興始終沒有敢跟他叔父說一句話，但眼睛痛得實在難受，只能輾轉反側的在床上不停的翻身。

「長興，安心些！」劉老二終於也注意到了，她想還是安撫這孩子幾句吧。「明天早上我就去求求梅遜醫生，讓他給一點藥水，吃中飯的時候我托人帶回來，保管就好。他們外國人的藥才靈呢！」

這樣一說，他自己的心倒真放寬了，晚上依然鼾聲大作的睡得人事不知。

第二天下午一點鐘模樣，也是一個當西崽的朋友果然把梅遜醫生的藥水帶來了，說是內服的，林大媽不敢怠慢，忙用白開水給長興服下去，第一次並無影響，傍晚又喝了小半瓶，長興一陣腹痛，連瀉了三次，原來外國醫生根本沒有弄清楚，當他害的是腸胃病。

劉老二可還不相信，隔一天又討了一瓶回來，硬要長興再喝，長興差一些要哭，還虧小鳳聰明，很巧妙地給他偷出來倒掉了，才沒有讓長興再瀉。

林大媽從三官廟裏求來的仙水也給長興服過一次，又洗了幾次眼睛，但也不能發生什麼效驗，急得她沒有辦法，悄悄地又在門口給他燒了三百「太平錠」，那是她跟錫箔莊的老板情商，特別按半價讓來的。

長興的兩個眼睛就給洋大夫跟三官老爺輕輕的耽誤了，七八天之後紅腫漸退，痛也

漸漸減低了，可是視線越來越模糊，不到半個月，完全變成了瞎子。急得小鳳陪他哭了好幾天，林大媽束手無策，有一天接連跑了五個廟，到上燈才回來。

這會兒劉老二方始有些焦急了，想到他已死的哥哥嫂嫂，心裏覺得很難受，便大着膽子，再跟他東家梅遜醫生商量。梅遜隨手寫了一張字條，叫他帶着長興，上花旗銀行大樓去找一位專看眼科的醫生施密斯，也是美國人。劉老二認爲這可是他姪兒的福份了，美國眼科專家還有什麼治不好的眼睛？

不料一進門就碰釘子，他們雖有梅遜醫生寫的字條，一樣也得掛號，並且診費比梅遜還貴，一號要兩三斗米的價錢。十幾年來，劉老二看外國人敲中國人的竹槓已經看慣了，以爲理所當然，這次第一遭輪到他自己，才覺得洋竹槓的滋味真不好受。他在門口躊躇了好一會，瞧着長興的可憐相實在於心不忍，咬咬牙把門診費付掉了。洋大夫自然都有洋大夫的架子，等了半天才叫到他們，一進去倒又爽快得很，前後不過兩三分鐘，只匆匆把長興的眼睛拉起一望，施密斯的判決就下來了。

他說左眼已瞎，沒有辦法了，右眼還可以治，但搽藥水喝藥水都沒有用，得開刀，開刀的價錢是美金五百元。

劉老二昏天黑地的扶着長興打花旗銀行大樓退出來，覺得眼前已經沒有路了；他雖然知道上海還有許多公立醫院，許多中國醫生，但他根本看不起他們。不信任他們，因此他絕不考慮到應該也送長興去看看。